

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rd edition

# 明日之城

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  
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Peter Hall 著

童明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CITIES OF  
TOMORROW

# 明日之城

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  
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Peter Hall 著

童明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英)霍尔(Hall, P.)著;童明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1

书名原文: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BN 978-7-5608-4039-0

I. 明… II. ①霍…②童… III.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史—世界—20世纪 IV. TU98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4247号

---

---

##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彼得·霍尔 著 童明 译

责任编辑 江岱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陈益平

---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http://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mm 1/16  
印 张 36.5  
印 数 1—5100  
字 数 730 000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039-0

---

定 价 108.00元

---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版前言

任何一位从事城市规划历史写作的人,都可能以自我保护的方式来开始他们的前言:诚然,规划师应当去做规划,而不应当只停留于回忆。很简单,写作本书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题目的魅力所在。正如其他方面的人类事务,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别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过了。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根源。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与眼下时兴的方式不同,我没有受到委托,所以也就没有必须感谢的资助者。我也没有助手,因此除我之外,也无需指责谁。同时,由于所有文稿都由我自己打字,首先要感谢不知名的 WordStar 和 WordPerfect 的作者,然后是楚克·佩德尔(Chuck Peddle)发明他神奇的天狼星一号(Sirius I),最后根据边陲福特主义<sup>①</sup>的铁律,无名的、家庭组装的台湾克隆版本又在我的研究中取而代之。罗莎·胡桑(Rosa Husain)毅然将文献参考转变为脚注,于是她将自己带入 WordPerfect 宏指令的喜悦和恐惧之中。

但是,我还得一如既往地感谢图书馆管理员们。那些呼吁要为正在衰退的公共服务进行立法的人们(而且不时地有人唆使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不一定会去使用世界上图书馆的大量资料。当我着手写作本书时,曾经在三个图书馆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英国图书馆阅览部(别称大英博物馆阅览部),英国政治与经济科学图书馆(LSE 图书馆),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我向以上三个图书馆尽职尽责的员工表示感谢。虽然有点繁冗,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伊丽莎白·拜恩(Elizabeth Byrne),因为她将伯克利的环境设计学院图书馆改造成为如今这般美好的地方。

书中一些文字以前已经出版过:第 4 章的开头部分曾经作为一篇文章被收录在《新社会》(*New Society*)中(在《城乡规划》(*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

<sup>①</sup> 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 Fordism)是由美国学术家李佩兹(Lipietz)于 1986 年和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于 1990 年提出的概念,指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成本低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过程。——译者注,下同

中再版,然后又被收录在一本由保罗·巴克(Paul Barker)编辑的《福利国家的奠基者》(*Founders of the Welfare State*)的选集中)。第9章的一段很早以前曾被收录在由理查德·艾尔斯(Richard Eells)和克莱伦斯·沃尔顿(Clarence Walton)所编辑的《未来城市中的人类》(*Man in the City of the Future*)中。我想我是这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所以不用因自我剽窃而致歉。第12章包含了一段简短的自述,我认为有必要如实地讲述故事,尽管因此会显得不够谦虚。

我的出版商约翰·戴维(John Davey)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我希望他认为结果是值得的。

特别需要感谢两位合作者,同时也是好朋友,雷丁(Reading)的利恩·戴维斯(Lyn Davis)和伯克利的罗格·蒙哥马利(Roger Montgomery),他们由于阅读了第一遍草稿而成为本书的试金石。我并不指望已经令他们满意,但是我的确需要解释,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而且也要感谢卡门-哈斯-克劳(Carmen-Hass-Klau),因为她及时发现了一些有关德国历史的漏洞。

毋庸赘言,本书总体上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和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中酝酿并写作的。正如我在那里的一位同事迪克·迈耶(Dick Meier)所言:如同所有的学术机构,规划学院有着它们的黄金时代。只有这些年生活并工作于伯克利的人们,才能体会到这段岁月是有如金子般的珍贵,我将本书献给我在加利福尼亚以及许许多多加利福尼亚之外的朋友们。

最后,一如既往地感谢马格达(Magda),感谢她对于本书以及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

彼得·霍尔

伯克利与伦敦,1987年5—7月

## 第三版前言

前两版的前言写于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 WordStar(以及它所运行的系统,CP/M)时代。个人电脑(它们每一个都比以往更加强大)在我的写字台之上已经更换多次。本次校订稿很多形成于与互联网的直接联络,但是我想历史本身并未褪色太多,一个世纪中的 13 年并不算太长。尽管现在是从不同的知识和政治透镜中进行观察,主要的话题仍然是那些在 1980 年代就已经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在规划历史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学术拓展,但是对此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再诠释。

我要感谢广大的读者,他们使本书有足够的利润来进行本次修订,并且感谢那些喜欢本书的人们。我特别感谢在伯克利和 UCL 的第 15 届的学生,他们来上我的规划历史课,并且帮助阐释我的想法。感谢罗伯·弗雷斯特通(Rob Freestone),感谢他在组织 1999 年在悉尼举办的、关于 20 世纪规划史的大会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该会议将研究者们从世界范围内聚集起来,并产生了一个如此辉煌的记录。<sup>1</sup>然后向约翰·霍尔(John Hall)致以家庭式的感谢,他从家乡叙雷讷(Suresnes)的先锋杂志《今日城市》(*cité-jardin*)中,提供了一张精彩的黑白照片。

相比我在 1996 年所做的工作(只是简单地添加了一些补充章节),本次版本是一次更加根本性的修订。这就是目前所做的,为的是保持第一版中的基本结构的对称性,这是它最为重要的组织原则,并且与今天仍然相关。我力图在适当的地方融入所有相关的新文字,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将任何的疏漏都交给我,以便下一次来修正它们。

我同样也从《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sup>2</sup>中提取了一些段落。正如在那本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这本书和那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树两枝。在后一本书的写作中,我力图避免重复,但是新工作也难免导致本次修订的不完整。

一如既往地再次感谢马格达,没有她,也没有这次修订,原版也同样永远不可能完成。

彼得·霍尔

伦敦,2001 年 4 月

---

<sup>1</sup> Freestone, 2000.    <sup>2</sup> Hall, 1998.

## 致 谢

本书作者与出版商感谢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它允许我们从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诗集中引用“斯劳”这个词。

本书作者与出版商同时也感谢以下机构和个人允许复制他们的图片：空中影片公司(图 3-12)，芝加哥艺术学院(图 6-1—图 6-3)，澳大利亚海外信息服务中心(图 6-7，图 6-8)，博德利图书馆(图 2-5，图 2-6，图 3-9，图 3-10，图 4-8，图 7-8)，博德利图书馆和霍德尔与斯托顿(图 3-7)，伊林自治区(图 4-6)，芝加哥历史协会(图 13-1，图 13-3，图 13-4)，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图 4-21)，康奈尔大学(图 4-16)，乡村生活图书(图 6-4，图 6-6)，© DACS 2001(图 7-3)，伊林中心图书馆(图 3-3)，莱切沃斯第一田园城市遗产博物馆(图 4-4，图 10-2)，弗里德·克虏伯公司历史档案馆(图 4-12)，汉普斯特德田园郊区档案馆(图 4-7)，戴维·霍夫曼(图 13-6，图 13-7)，假日酒店(图 9-8)，霍华德大学(图 13-5)，霍顿档案馆(图 10-1)，JCN 尼克尔斯公司(图 9-4)，约翰·默里出版社(图 3-11)，柏林全国图片服务公司(图 2-4，图 6-9)，利物浦每日邮报与利物浦回声(图 11-1)，伦敦道克兰开发公司(图 11-4，图 11-5)，伦敦交通博物馆(图 3-4—图 3-6)，玛丽·勒琴斯(图 6-5)，麦德胡·沙林(图 7-4，图 7-5)，曼塞尔收藏/雷克斯艺术品(图 2-2，图 2-3)，索菲·芒福德(图 5-2)，伦敦博物馆(图 2-1)，纽约市立博物馆(图 9-1)，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图 5-1，图 5-4，图 5-5)，纽约每日新闻(图 9-2)，PA 图片社(图 11-6)，波帕图片社(图 7-1)，圣路易斯邮递(图 7-11)，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图 7-10)，苏格兰旅行社(图 5-3)，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图 5-8)，城乡规划档案馆(图 8-2)，城乡规划协会(图 3-8，图 4-1，图 4-9—图 4-11)，约翰·F.C. 特纳(图 8-1)，伊利诺伊大学(图 9-7，图 13-2)，伊利诺伊大学和大学图书馆(图 2-7，图 2-8)，欧文·希曼(图 5-9)，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档案馆(图 9-5)，威廉·W. 沃尔斯特/WBE 收藏(1976—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档案馆(图 5-7)。

其他照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出版社在本次出版中追踪确定了所有图片的版权。

我们将会在未来的版本中，按照版权人的称谓进行致谢。

# 目 录

第一版前言

第三版前言

致谢

1. 想象之城 2  
美好城市的另类景象(1880—1987)  
规划运动的无政府根源 / 3 一句警言:野径中的拦路巨石 / 4 穿越迷津的向导 / 7
2. 梦魇之城 14  
针对 19 世纪贫民窟城市的反应: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880—1900)  
凄厉的哭泣 / 16 1885 年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 20 萧条、暴力和动乱的威胁 / 25 布斯 的调查:问题得以确定 / 29 欧洲的贫民窟城市 / 33 纽约:分租房中的毒瘤 / 37 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 48
3. 杂道之城 51  
大众迁往郊区:伦敦、巴黎、纽约(1900—1940)  
伦敦郡议会开始建造 / 52 第一批城市规划方案 / 56 纽约发现了区划 / 61 伦敦:地铁导致郊区扩张 / 65 图多尔·沃尔特斯的遗产 / 71 郊区的建设 / 80 建筑师的复仇 / 85
4. 田园之城 92  
田园城市的解决方案:伦敦、巴黎、柏林、纽约(1900—1940)  
霍华德思想的根源 / 93 田园城市与社会城市 / 98 莱切沃斯与汉普斯特德:欧文与帕克 / 101 两次大战之间的田园城市运动 / 117 田园城市在欧洲 / 123 远方的田园城市 / 135 美洲的田园城市 / 135 英国的新城:国家进行接管 / 146



- 5. 区域之城** 151  
 区域规划的诞生:爱丁堡、纽约、伦敦(1900—1940)  
 格迪斯与无政府传统 / 152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 / 164 RPAA 对纽约区域规划 / 173 新政规划 / 177 TVA / 183 实现了的理想:伦敦 / 187
- 6. 纪念碑之城** 198  
 城市美化运动:芝加哥、新德里、柏林、莫斯科(1900—1945)  
 伯纳姆和美国的的城市美化运动 / 198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城市美化运动 / 207 堪培拉: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个例外 / 215 城市美化运动和大独裁者 / 219
- 7. 塔楼之城** 228  
 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巴黎、昌迪加尔、巴西利亚、伦敦和圣路易斯(1920—1970)  
 柯布西埃式的理想城市 / 231 昌迪加尔规划 / 236 巴西利亚:准柯布西埃城市 / 239 柯布西埃们来到英国 / 244 伟大的重建 / 250 美国的城市更新 / 258 反击:雅各布斯和纽曼 / 265 普鲁伊特-伊戈的动荡 / 267 柯布西埃的遗产 / 272
- 8. 自建之城** 274  
 自治的社区:爱丁堡、印多尔、利马、伯克利、麦克斯菲尔德(1890—1987)  
 格迪斯去了印度 / 276 皮斯希文中所有人的阿卡迪亚 / 282 特纳去了秘鲁 / 283 中国开展上山下乡 / 290 第一世界的自治:从赖特到亚历山大 / 291 反城市更新的伟大战争 / 295 战争来到欧洲 / 298 社区建筑到达英国 / 303
- 9. 公路之城** 307  
 汽车郊区:长岛、威斯康星、洛杉矶、巴黎(1930—1987)  
 威尔斯的预言实现了 / 307 洛杉矶指明了方向 / 315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苏维埃的反城市主义者 / 321 “郊区来了!” / 329 郊区化:大辩论 / 335 控制欧洲的郊区扩张 / 344 把圆变方:规划欧洲大城市 / 347 斯德哥尔摩的选择 / 348 巴黎:奥斯曼的回归 / 358 高速公路大叛乱及其之后 / 361
- 10. 理论之城** 367  
 规划与学术:费城、曼彻斯特、加利福尼亚、巴黎(1955—1987)  
 学术性城市规划的前史:1930—1955 / 367 系统的革命 / 373 寻求一种新范式 / 377 马克思主义者的优势 / 381 象牙塔和混凝土之城: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性分离 / 387 象牙塔外的世界:实践从理论中回撤 / 390

---

<b>11. 企业之城</b>	394
上下颠倒的规划:巴尔的摩、香港、伦敦(1975—1990)	
美国的觉醒 / 398 大企业地区辩论 / 402 为道克兰而战 / 404 企业区走向海外 / 416 针对规划的攻击 / 417	
<b>12. 褪色的盛世之城</b>	421
信息城市和无信息隔都:纽约、伦敦、东京(1990—2000)	
全球信息化城市:符号分析家和绝望者 / 421 世界的数字化 / 423 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法规化对城市企业化 / 425 寻求可持续性 / 430 实践中的可持续城市主义:英国的城市特别工作组及其继任者 / 434 城市品质运动 / 436 规划收益和社会公正 / 438 发展,公平和环境 / 440	
<b>13. 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b>	444
持久的贫民窟:芝加哥、圣路易斯、伦敦(1920—2000)	
芝加哥发现了底层阶级 / 445 社会学者闯入“隔都” / 453 隔都暴乱的影响 / 469 暴乱之后 / 471 后记:英国的底层阶级 / 478 15年之后:与社会排斥作战 / 482	
参考文献	486
索引	555
插图索引	568
译后记	571

# 想象之城

于是我问道：“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否取决于人们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坚定信念？”

他答道：“所有的诗人对此都深信不疑，在依靠想象的年代里，这种雄辩之辞可以移山倒海。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本事把事情说得如此令人深信不疑。”

威廉·布莱克<sup>①</sup>，《天堂与地狱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约 1790)

基督徒：“先生”，基督徒说道，“我来自毁灭之城，正要前往锡安山<sup>②</sup>。站在路头一扇大门旁的那个人告诉我，如果前来拜访您，您会给我看一些美妙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旅途中会对我有所帮助。”

约翰·班扬<sup>③</sup>，《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件已经承担的工作中对上帝的错，并由此导致他不再如同现在这样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会成为一则故事，并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笑料。

约翰·温斯罗普<sup>④</sup>，《基督徒之爱的范例》(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1630)

……在高山之巅，

坚如磐石，峭如陡壁，真理矗立着，

为了达到她，他必须，必须努力向前，

那么高山突然要阻止的是什么？是胜利者。

约翰·多恩<sup>⑤</sup>，《萨梯<sup>⑥</sup> III》(“Satyre III”，约 1596)

①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雕刻家，水彩画家。

② 锡安山(Mount Zion)，《圣经·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城内两座山中的东山，古时建有神殿。

③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英国清教徒牧师和传道士、作家，与莎士比亚同时代。他所撰写的《天路历程》是全世界除《圣经》外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与但丁的《神曲》、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起并列西方最伟大的三部宗教题材文学名著。

④ 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1629年率领一批清教徒前往新大陆并成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成为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

⑤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3—1631)，英国诗人、教士，其诗充满理性和精妙的智慧，作品中凝聚着超出常规的想象力。

⑥ 萨梯(Satyre)，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半人半羊的怪物，是酒神戴奥尼修斯的一个随从，他终日歌颂享乐，饮宴纵情，结群闹笑，对孤芳自赏的女人最不友善。

# 1

## 想象之城

### 美好城市的另类景象 (1880—1987)

“许多坚信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践者，往往都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sup>①</sup>在《通论》<sup>②</sup>结尾的一段著名话语中如是说道，“那些大权在握的狂人，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从以往的某些学术涂鸦中汲取他们的狂想。”<sup>③</sup>凯恩斯或许可以很合适地用规划师来替代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城市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某些远见者(visionaries)身上，尽管他们的很多思想几乎被同时代的人们所忽视或强烈反对，但他们在真实事件中得到了逝后的清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此进行了复仇。

本书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关于他们的远见卓识，以及他们对城市建设工作所产生的影响的故事。他们的名字将矗立在城市规划运动的圣贤祠中，并且不断地被人们提到：霍华德(Howard)、欧文<sup>④</sup>、帕克(Parker)、奥斯本(Osborn)、格迪斯(Geddes)、芒福德(Mumford)、斯坦因(Stein)、麦凯耶(MacKaye)、切斯(Chase)、伯纳姆(Burnham)、勒琴斯(Lutyens)、柯布西埃(Corbusier)、威尔斯

<sup>1</sup> Keynes, 1936, 383.

- 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人，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他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凯恩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些均被视为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划时代的贡献，被后人称为“凯恩斯革命”。
- ② 全称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该书是凯恩斯的代表作，是凯恩斯主义这一独立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通论》修正了传统西方就业理论的核心——萨伊律，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危机的对策。
- ③ 雷蒙德·欧文(Raymond Unwin, 1771—1858)，既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19世纪最初最有成就的实业家之一，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先驱者。于1800—1828年在自己位于苏格兰的几个纺织厂内进行了空前的试验，被称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

(Wells)、韦伯<sup>①</sup>；赖特(Wright)、特纳(Tunner)、亚历山大(Alexander)；弗里德曼(Friedmann)、卡斯泰斯(Castells)、哈维(Harvey)；杜安尼(Duany)、普拉特-齐贝克(Plater-Zyberk)、卡尔索普(Calthorpe)、罗杰斯(Rogers)。简述之，他们大多是远见者，但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他们大多数人的远见被长期搁置。这些远见本身往往是乌托邦式的，甚至是宛若神授：它们简直就像是17世纪清教徒在锡安山上的天国之城的世俗版本，现在被引入到现实世界中，奉献给一个同样渴望在现实中获得回报的时代。当这些远见最终为人们重新拾获并付诸实施时，常常是在与它们的发明者原初设想完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以完全不同的机制来实施的。当它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移植时，人们很少意识到其结果往往是离奇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如果要正确评价这种现象，首先需要剥去那些已经埋没并混淆了原初思想的历史表层，然后再去理解这种移植的本质。

## 规划运动的无政府根源

本书将着重讨论在这场姗姗来迟的、将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相当荒谬的历史歪曲事件。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城市规划运动早期的许多远见，尽管不是全部，都源于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和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运动。霍华德、格迪斯以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还有许多在欧洲大陆的流派都是如此(诚然，柯布西埃与此完全不同，他是一位中央集权主义者；大多数城市美化运动的成员们也并非此类，他们是金融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独裁者们的忠实奴仆)。无政府主义先锋们的远见不仅是要采取一种非同一般的建设形式，而且也要建设一个非同一般的社会，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它是一个建立在人们之间自愿合作基础上的社会，人们工作并生活于小型自治的共同体之中。于是，这些远见不仅在物质形态上，而且也在精神上，就是温斯罗普在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聚居地的现世版本，一座山巅之城。然而当这些理想付诸实践时，往往是讽刺性地(经常如此)通过他们所憎恨的国家官僚机构来实施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对于随后的规划理想的破灭负有多少责任？这将是本书必须阐述的一个中心问题。

无论本书的观点还是论述方式都不是全新或出奇的。许多学者都已经针对

① 麦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 1920—2006)，城市设计专家及理论家，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名誉教授。他率先思考适应电讯和大量汽车机动性的城市未来。米尔顿·凯恩斯新城的设计遵循了他的理念。

规划的无政府主义根源进行过很好的剖析,尤其是英国的柯林·沃德<sup>①</sup>和美国的克利德·韦弗<sup>②</sup>。无论是从他们的文章中,还是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都获益良多。对于大量的基本背景而言,本书的叙述将依据于第二手资料。城市规划史目前已经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让我可以随意汲取。因此,本书可以被视为一项综述性的工作,而非原创性的研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试图让这些关键人物,这些重要思想的首倡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进行讲述。

## 一句警言:野径中的拦路巨石

这项工作并非总是轻而易举。伟大的城市规划奠基者们大多(幸亏不是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连贯性。远见者们一般都表述奇特,因而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忠实的信徒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从事这项工作,却可能创造一个与原旨相异的信条。远见者的思想可能旁征博引,并且反馈源头,导致盘根错节、难以厘清。他们所处的以及孕育他们思想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早已消逝,并且很难进行重构:历史是一个他乡异域,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让这些奠基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由于某些叙述或者离题,或者含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挥动着一把适量而又审慎的斧头,剪除冗句、删节插语,并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观点,力图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如果所有这些都足够艰难,那么更加困难的是理解这些思想最终是如何得以重新发现,再次复兴,又是如何不时被人曲解的。因为这里涉及大量的历史解读问题。某个一度极具权威性的学派认为,城市规划就其所有的表现形式而言,就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资本主义系统,针对生产组织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周期性不断发生危机的困境所作出的反应。根据这种解释,当这个系统需要时,规划的思想观念迟早就会得到采纳,先锋们的远见也会得到采纳。当然,这种互动机制的清晰性会被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所遮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会赞同,我们在某种范围内都会有时间和机遇的问题。但是范围是真实的,最终,技术-经济的引擎推动着社会经济系统,并由此联动着政

<sup>2</sup> Ward, C., 1976; Friedmann and Weaver, 1979; Weaver, 1984; Hall and Ward, 1998.

① 柯林·沃德(Colin Ward, 1924—),从1947年至1960年担任英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的编辑,自1961年至1970年成立并编辑自由主义月刊《无政府》。

② 克利德·韦弗(Clyde Weaver),任教于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专业,与彼得·霍尔曾有过合作,著作有《区域发展与地方社区》、《区域规划的演进》。

治的安全阀门。

任何一个试图著述历史的人,尤其是在如此众多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领域中,必然要对诠释工作的泛神论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或许我现在也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我看来,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是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尤其是针对在这个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反应。这必然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并非与现实无关,仅凭某种完美的概念而突然闪现的。但是同时,人类,尤其是那些最具智慧、最具创造力的人们,拥有无穷的想象力、创造力并做出惊人之举。因此,历史真正的趣处并不在于令人困惑的自我证明,而是在于人类针对现实反应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于是,在本书中,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几乎是前提性的:历史之所以值得去描写、值得去阅读,就是在于去理解诱发因素与特定反应关联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还想申明的是,由于本课题十分宏大,我必须精挑细选。对构成本书每一章主题的主要议题的选择必然是我个人的、主观的。坦言之,对我而言,无论多么不切实际或者多么语无伦次,无政府主义之父们对于城市文明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远见,这是应当牢记并且颂扬的。作为本故事中的拉斯普廷<sup>①</sup>,柯布西埃则从另一面代表了与正统规划相反的趋向,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读者也许并不赞同这些观点,至少不赞同这些观点有时带有的偏激之处。但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是怀着一种安逸随大流的心态在写作。

此外,还有更加偏向乏味技术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历史事件执拗地不去按照一种简明的历史顺序去发生。思想史尤其如此:人类智慧的结晶源于他人,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分叉、融合、沉隐或者复苏,这很难采取某种清晰的线性方式来描述。更有甚者,它们也不遵从任何一种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因此,任何企图围绕着某一系列主题来制订一份清单的分析者将会发现,这些主题以一种彻底无序且混乱的方式交错在一起。他会不断地从“爱尔兰舞台人”<sup>②</sup>古老而过时的箴言中获得启发:为了到达那里,就必定不能从这里出发。本书必然采取的策略就是平行并分头叙述每一个故事:每个主题,每个思想一般都进行追根溯源,有时长达60或70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事情经常是通过反反复复的叙述来得以呈现的。这也意味着本书中各章节的阅读顺序往往无关紧

① 格里高利·埃菲莫维奇·拉斯普廷(Grigori Efimovich Rasputin, 1871—1916),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女皇亚历山德拉宫廷中颇有影响的宠臣,他利用皇后的信任,把持宫廷内的权利,同时作为亚历山德拉的顾问对内政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② 爱尔兰舞台人(Stage-Irishman),英格兰剧作家们所创造出的一个醉酒、愚蠢、粗鲁的爱尔兰人形象。在英国人的印象中,爱尔兰人在文化、语言、身份上与印度和非洲殖民地的人们差不多,但是其肤色却与英国人一样。这种漫画形象不仅带有种族色彩,同时也反映出某些人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对陌生人的忽视和害怕,同时认为自己总是会比别人更知道如何去享受生活。

要。或许并非完全如此,我已经尽力将它们按照尽可能清晰的顺序,也就是按照思想的演进及其相互作用的最具逻辑性的顺序来进行组合。但是需要提醒一下:它们往往并非那么有效。

该问题又是由另外一个问题所引发的:在实践中,城市的规划总是与城市的问题很微妙地交织在一起,与城市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反过来与现时的整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各种关系之间不存在终点,也没有边界,但是无论多么武断,必须得设定一个。其结果就是遵照事情的原有面目来阐释规划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分析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以此来实现历史学家真正有意义的使命。我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城市创造力的更加全面的著述<sup>3</sup>,包括那些用来解决城市问题的特殊发明,<sup>3</sup>其中一些相关章节的大量篇幅是用来为本书提供背景的,甚至可以视为本书的补充,尽管它们的写作顺序是有所不同的。

即便如此,也还存在着关于边界的争议。第一个涉及那个极具弹性的术语,也就是城市(或城镇)规划的含义。自从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必须将城市周边的区域规划包容进来。许多人在格迪斯和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引领之下,倾向于将城市规划扩展至包容自然领域,例如某个河谷,或者某个带有特定区域文化的单元。所有的规划师都会认为,他们的议题不仅包含这样的区域,而且也包含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扩张之中的大城市与人口下降的农村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议题又终止于何处?这就立刻涉及区域经济规划,它在逻辑上与国家经济规划无法分割,并且也无法与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分割开来。不断扩展的范围可能再次将整个讨论内容都包容进来,因此,必须设定一个多少有点武断的边界。我将这个边界设定为有关国家级城市和区域性政策的广泛讨论,但是不包括纯粹的经济规划。

第二个边界问题就是自何时开始。本书是或者希望成为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历史的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话题源于针对19世纪的城市的措施,这就显然有必要从那时开始,特别是在1880年代的英格兰。但是所涉及的思想则可能至少回溯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也许一直可以回溯到16世纪。历史通常就是一张密织的网络,一团难解的戈耳迪之结<sup>4</sup>,需要一些当机立断来开始

<sup>3</sup> Hall, 1998.

① 指彼得·霍尔于1998年出版的《文明中的城市》。

② 戈耳迪之结(Gordian Knot),希腊神话中的戈耳迪难结。戈耳迪是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轡和车轡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戈耳迪结,谁就可以称王亚洲。后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拔出利剑一挥将其斩断,从而解开这一难解之结。



进行解读。

另外还有第三个边界问题：地理边界的问题。如果可以将本书视为一部全球化的历史，即使空间完全明确界定并且作者具备足够的力量，它也必定不能获得成功。所导致的结果显然就是以盎格鲁-亚美利加<sup>①</sup>为中心的方式。这是合乎情理的，至少是情有可原的。人们很快就可以发现，20世纪西方城市规划中如此之多的重要思想，都是在以伦敦和纽约为基地的众多小型而关系紧密的俱乐部中构思并完善的。但是这种强调同时意味着本书对于法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对于沙俄帝国、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其他重要的城市规划传统的论述则显得非常简略。我缺乏语言能力和其他方面的技巧来为那些国家做出适当的评价。它们必须由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论述。

最后，这是一本关于思想及其影响的书，因此思想处在中心和首要的位置。思想在现实中产生的影响同样紧要，但是这些影响将被视为这些思想的体现——有时会扭曲得几乎令人难以辨识。这有助于解释本书中的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于思想一般都较早形成，人们特别容易对20世纪开头40年里的思想产生误解；第二，与此相关，人们草率地对待许多重要的规划实践，甚至置之不理。书本如同其他有害事物，也应当做警示标记，在这里就应当注意：不要试图将本书作为城市规划史的教科书，它可能对你有害，尤其是准备用于学生的考试时。

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辩解性的。针对本书明显的疏漏与含混，批评者们早就拭目以待。与此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来自他们的苛求，也为了保护潜在的读者不致仓促解囊之后再抱怨后悔，我现在需要略微详细地叙述一下本书讨论的主线，以便为随后的厚重篇幅提供一些引导。

## 穿越迷津的向导

首先，本书重点阐述了20世纪的城市规划作为一场学术与专业运动，它首先表现为针对19世纪城市的恶魔的一种反应。这是一种令人麻木的陈辞滥调，但却又是无法回避的重点：如果不身处其境，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概念就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其次，本书着重叙述了在20世纪的城市规划中，只有少数思想是重要的，它们呼应、循环并且重新衔接。它们每一个都源于某个重要人物，或者至多不过几个重要人物，他们是真正的现代城市规划之父（啊，这里几乎没有城市规划之母<sup>4</sup>——读者必然接着联想到），他们有时相互支持，但更寻常的是相互

<sup>4</sup> 第2章中的简·亚当斯和第5章中的凯瑟琳·鲍尔则是例外。

<sup>①</sup> 盎格鲁-亚美利加(Anglo-American)，指英国和美国。